

<<一个女人的史诗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一个女人的史诗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802256347

10位ISBN编号：7802256348

出版时间：2009年

出版时间：新星出版社

作者：严歌苓

页数：308

字数：275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一个女人的史诗>>

内容概要

田苏菲是军区剧团红了几十年的台柱子，她像走长征路一样执著地爱着丈夫，以冲锋陷阵的劲头维护他的健康与尊严，此生她最大志向就是掳获他的心。

欧阳萸是革命队伍里的贾宝玉，掺和几分格瓦拉气质，他怀抱爱情理想，毕生不放弃寻找志同道合的梦中爱人。

多年后，十几岁的欧阳雪说妈妈你爱得太笨了。

<<一个女人的史诗>>

作者简介

严歌苓作品所获奖项

《金陵十三钗》《小说月报》第十二届百花奖原创小说奖（2006）

《中篇小说选刊》优秀小说奖（2006）

《扶桑》美国《洛杉矶时报》年度十大畅销书（英译本，2001）

台湾联合报文学奖长篇小说首奖（1995）

《白蛇》第七届《十

<<一个女人的史诗>>

章节摘录

1 田苏菲要去革命了。

从三牌楼大街走下来，她对这座小城市实在看不上眼。

假如你去过那类长江淮河之间的小城，你就知道田苏菲对它的感觉了。

就是那种永远勃发着脏兮兮的活力，永远富足不起来，也永远有得吃，有得喝，有它自己一套藏污纳垢、生生不息道理的城郭。

如今有了高速公路，你会惊异地发现，车每开半小时就是一种新方言，一种比一种更难懂。

田苏菲在街沿上走，白衣黑裙地走得轻盈跳跃。

两个黄包车夫蹲在马路牙子上啃甘蔗，一大口一大口的白色甘蔗渣子从他们嘴里出来，给失修的街面铺了路。

一个女人在井台上给自己四五岁的女儿洗澡，口里不绝地喊着滚铁环跑近跑远的儿子“小死人！”

油炸臭豆腐干的摊子三步一个五步一个，油腻的秋风穿行在欠缺修剪的法国梧桐树梢上。

总是会碰到相骂的男人或女人。

田苏菲反正是要革命去，今晚就走，翻窗子走，和巷子口伍老板的女儿一道。

谁也没把革命这个事情给田苏菲讲透。

街口那一对相骂的男人在早些年会把“革命”拿来骂人。

一九二七年之后这座小城的人骂街添了个毒词：“你个革命的！”

比“你个挨枪冲的”、“你个杀千刀的”要时尚。

小城的人特别怕大地方的人误认为他们不摩登。

大地方的人物事物他们倒很不以为然：大地方的旗袍开衩高，他们觉得不登样，就来个改良，在旗袍里穿条裙子。

他们的城市常有大地方人，日本飞机炸公路了，火车道上有共产党破坏了，大地方的人都会逗留在小城。

小城的人就对北方人撇撇嘴，叫他们：“侂子！”

小城人也对南方人白白眼，叫他们：“蛮子！”

田苏菲从此以后再不用跟他们一般见识了。

她今晚要革命去。

她得把什么话都瞒得紧紧的。

尤其不能对她妈有一点流露。

至于明天一早，妈从街上买菜回来，手里拿着糯米团子滚着才炒的芝麻来叫她起床，发现人去床空会怎样反应，田苏菲一点没去想。

她不像伍老板的女儿伍善贞做事有头有脑，该偷的钱偷好，该要的账要回，该灭迹的日记情书灭掉。

伍善贞十七岁，比田苏菲大一岁，大人面前懂事体贴，背地是天大的胆，什么书都看，就是看书看革命的。

伍善贞前天在学校门口等人，天快黑了，看见田苏菲没心没肺地走出来，她等她走到跟前，嘀咕一声：“走，革命去。”

田苏菲说：“去哪？”

“皖南，革命去。”

田苏菲是后来才听说，假如那天伍善贞等到了她等的那个人，革命伴侣就不是她田苏菲了，1949霍霍然随解放大军进城，四面八方向人挥手，接受人们夹道欢迎的队伍里，也就没她田苏菲了。

“你要不要革命？”

伍善贞在1947年9月这天黄昏问田苏菲。

“要。”

“她就是这么个人，从来不说‘不’。”

<<一个女人的史诗>>

她紧接着问：“孙小妹去不去？”

“她坚信人多的地方不会太错；人去得多，闯祸大家闯。”

“不叫她，叫她干什么？”

！

“伍善贞说。”

这又给了田苏菲一点“友情特别招待”的感觉。

伍善贞不是谁都瞧得上的。

也是后来田苏菲才发现，伍善贞等的就是孙小妹。

孙小妹一个小时前败露了，此时正在家里挨审，很快就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把她们革命的预谋出卖给她父母。

只是她父母是那种市井中的市井，从不多人家的嘴，问他们小事大事，不是枪杆子抵在脊梁上，坚决不知道。

伍善贞布置了行动方针，接头暗号，紧急联络手段，完全是个老革命。

这已经让田苏菲觉得够快活了，游戏可是玩大了。

伍善贞说她的代号叫“小伍”，田苏菲呢？

“小菲”。

一切要绝对保密。

小菲庄严地点点头，两手的汗。

这时走向关帝祠街的不再是田苏菲，是有代号的革命者小菲。

她突然认为对她妈不公，这不就是“离家出走”吗？

为此天下死过多少妈？

急病过多少爸？

虽然小菲她妈把她浑身皮子都揍熟了，小菲还是不愿她妈去死。

妈的疼爱在每天早上滚烫的糯米团子和每天晚上的热水袋里。

妈的疼爱还在替她剪发为她量衣的软乎乎的手上。

小菲想，要是妈不在了，几年前和爸一块去了，现在就省得她心里如针扎了。

还是去告诉伍善贞不去了？

可是总得向妈自首毛衣的事。

要去革命，就不必自首了。

小菲三天前从学校回家，一进门她妈就大声说：“要死了——你毛衣呢？”

“给一个同学借去了。”

“小菲那时还是和革命边也不沾的田苏菲。”

她不清楚拿走她毛衣的那个女生是不是她们学校同学。

她看上去比她和伍善贞大些，人很活络，也大方美丽。

虽然一样的白衣黑裙，穿在人家身上就是画报女郎的风范。

女生说：“哎哟，你是高一的同学吧，我是高三的。”

好远就看见你这件毛衣！

多洋气呀！

我们马上上家政课，借我到课堂上做做样子吧？”

田苏菲说：“你教室在哪里？”

高三女生指指操场西边：“不就在那儿嘛！”

这么好看的毛衣我头一次看见，这种花样是上海来的吧？”

穿在你身上漂亮死了！”

田苏菲晕头晕脑地笑了。

清早母亲说秋凉了，套件毛衣吧，就像知道女儿心思似的拿出这件果绿色领口结黑绒球的毛衣。

毛衣给晒得很松，一股樟木的香气。

田苏菲她妈是最肯让肚皮吃苦的人，一斤黄豆芽吃三顿。

<<一个女人的史诗>>

但她和女儿走出去，穿着都不让富家女压一头。

田苏菲一人拥有五件毛衣，让家境不错的伍善贞也眼红。

高三女生从毛衣夸到人，把田苏菲夸得头也抬不起来。

打上课钟了，高三女生说下了课她们还在双杠下碰头。

下课后田苏菲发现双杠下鬼也没一个。

又等一阵，她跑到高三的几个教室，人家已经放学了。

第二天上学她一个个教室找，仍是没找到那位女生。

回到家她妈调门高了八度：“要死了！

你们这是什么女同学？

借走穿就长身上了？

揭不下来了？

！

她家住哪里？

” 田苏菲说不晓得。

“ 哪会不晓得？

！

你又在搞什么花脑筋了吧？

” 母亲搁下手里拣的豆子，四处张望。

是找条帚苗。

那根条帚苗抽起来带劲，直吹哨。

田苏菲想，自己这身皮子给熟得差不多了，还往哪抽。

母亲掂着条帚苗走来，一杆老枪了，又光又亮，弹力十足。

“ 你跟妈说实话妈不打你。

” “ 是给一个女同学借去穿了。

” “ 撒谎！

” 条帚苗子吹了两声哨，空吹的。

“ 没撒谎！

” 田苏菲是不撒谎的人。

她学撒谎学得比较晚。

能够撒好谎差不多是老年了。

“ 你肯定又让人拍了花子！

” 母亲说。

这座小城里身怀异技的人特多。

你常常纳闷一城人不见谁干正事，怎么会不缺吃不缺喝。

稍一研究就明白来路不正的各种收入到处都是，歪门邪道的各行各业里都出精英，无论再短暂的事由，干的人都本分敬业。

拍花子就是一种行当。

常常还是面目祥好的妇人。

走上来说个路，你就迷了，跟她去什么墙根下，尽她掏走你的钱包，摘走你的眼镜，脱掉你的皮鞋衣服，取走你的金溜子、金怀表，兑走你的银票。

有个富态的老妇人，看上了一位年轻男人的两颗金牙，把他拐到拔牙摊子上，把两个金牙拔走。

田苏菲八岁那年，母亲带她去庙里看灯，跟她说不准跟生人搭一个字的腔。

等母亲从茅厕回来，女儿身上的新棉袄没了，口袋里的压岁钱也没了。

连贴身的长命锁也拽断，但没来得及拿走，从裤脚管漏进了棉鞋。

每次田苏菲出门上学，母亲的喊声都送她到巷口：“不要跟生人搭讪！

不要喝生水！

过马路先看看右边，再看看左边！

<<一个女人的史诗>>

……” 田苏菲一路响亮地答应：“哎！”

哎！

哎！

” 但出了巷口碰见个穿烂长衫打破扇的，招呼她：“小妹上学去呀？”

” “哎，上学去！”

” “给你算一卦吧？”

” “没钱！”

” “把你中饭分一口给我吃吃吧。”

” 假如她不急，她会站出来教育他两句：“你这么大个个子，好意思呀？”

要我我就拉平板车去。

” 田苏菲第三次来到高三教室，把事情跟先生说了。

先生说有几位女生请假，问她是否记住了那个借毛衣的女生叫什么。

她连问也没问。

田苏菲的一生都是这样：一颗好心，满脑糊涂。

那天她挨到很晚都没敢回家，挨在学校不是个事，她也明白这点，条帚苗子会找到学校来。

这就是她碰见伍善贞的时候。

现在多好，连人都不是一个人了，是小菲。

让妈逼去吧，让条帚苗子抽去吧。

昨天晚上妈倒是破例的客气，一听她说那位女同学请病假，她只哼出几声冷笑，意思是：看你还能编几天瞎话，揍可以攒一块揍。

妈不揍她还因为她腾不出手，她刚从当铺买了些碎羊皮，正在报纸上大块小块地拼一件皮坎肩，比拼七巧板还仔细，生怕手一松眼一转就拼不上。

今天晚上无论如何躲不过去了。

小菲不恨自己大意，也不恨那女生下作，她只恨这座没出息的小城，专出这些低贱之辈。

不就是一件毛衣吗？

也得花言巧语半天，多贱！

她越发觉得革命好，革命一了百了。

巷口的杂货烟酒店是小伍爸开的。

伍老板开了三家店，一家在三牌楼闹市，生意很好，这一家是开了给小伍她妈散心的。

店里有各种零打白酒、黄酒，也卖下酒小菜。

焦炸咸鱼头是小菲母亲最欣赏的。

小伍没事也坐在木柜台后面看书、做功课，眼不离书本，钱一分也不收错。

小伍这时正坐在柜台后，但面前没有书本。

她一见小菲就咬牙切齿：“你怎么到现在才回来？”

！

” “有事啊？”

” 小菲说着，把她带荷叶边的绣花书包从肩上卸下来。

里面有双套鞋，是她上礼拜送去补的。

” “噢，没事啊？”

” 小伍给她个大白眼。

然后扭脖子向店堂后面看一眼，“我拿了些东西，搁你家去。”

” 她小声说。

” “你晓得我妈那个人。”

家里东西出去她要管，外头东西进来，她也要管。

小伍朝店堂后面叫一声：“妈，我去田苏菲家对功课！”

” 同时就把一个大包裹砸到小菲怀里。

小菲人顿时一矮。

<<一个女人的史诗>>

小伍成了个家贼，偷这么多东西。

到了田家，小伍把大包裹放在小菲窗台上。

两人从前门走进来。

小菲妈要强，面子比什么都要紧，一眼看见小菲身上没有绿毛衣，脸便一黑，但嘴上招呼得热络：“我心里在说，只要苏菲跟善贞在一块，回来再晚我都放心！”

”小伍满口谎话：“今天课难得很，我和苏菲对课呢！”

”小菲妈从腰上解下钥匙，打开红木衣橱上的一个抽屉，从里面拿出一包酥糖。又打开另一把锁，拿出两个薄瓷镶金边的小碟，把酥糖分了两份。

小伍吵吵闹闹地客气：“姨，看你呀，我又不是客人！”

”小菲站了三步远，都闻得见酥糖的樟脑味。

革命真好，不必看妈开锁拿出压箱底的酥糖了。

她不知革命究竟要干什么事，从曾经的一个先生那里听了一两句：“共产就是打平伙，均贫富，天下大同……”

”苏菲呀，昨天你说要把毛衣找回来呀。”

”母亲和颜悦色地说，“善贞可认识这位女生？”

借我们苏菲一件毛衣，三天还不还。

她冷我们也冷啊。

”她连打三个喷嚏。

正拼的羊皮飞起碎毛，窜到她鼻孔里去了。

小菲念了三声“阿弥陀佛”。

她小时母亲就教她，有人打喷嚏，便要给她念“阿弥陀佛”。

小伍趁机看了一眼小菲，知道小菲有难关要过了。小菲挨揍在一条巷子里都不是秘密。

今晚挨条帚苗子抽不合时宜，会影响行动计划。

打伤皮肉怎么上路？

还有就是两人私下都开始做革命者了，革命者还没来得及革命先挨妈一顿臭揍，好像对革命失敬，也太不成话。

等小菲妈喷嚏打完，擦了眼泪鼻涕，小伍说：“就是，我们班这个女同学皮厚。”

”小菲妈说：“噢，真是你们班同学呀？”

”她有一点红晕上到她两腮，自己心虚理亏，险些屈打女儿一顿。

“我当这丫头扯谎呢。”

”母亲格格地笑起来，好年轻的样子。

她笑个不停，白捡一件毛衣似的。

“你晓得我们苏菲有多呆！”

哪个生人跟她讲话她都搭腔，好讲话得很。

八岁那年恐怕不是人家拍花子，就是讲好话把她新棉袄给哄走的。

人家说小妹妹呀，你真俊啊，衣服也漂亮，借我做样子，我也找裁缝做一件。

她就会信人家。

”小菲差点叫出来，她妈真把她看透了，那个女生可不就是这样哄她的吗？”

当天夜里小菲一直不敢睡，穿得整整齐齐坐在床上等待小伍在窗外打接头暗号。

那个大包裹放在她枕头上，里面的焦炸咸鱼头此刻闻起来臭气哄哄，像八双赶路脚的一块脱了鞋。

假如小菲的爸还在，她是不会去革命的。

爸为了小菲挨了妈好多条帚苗子。

他总是及时插身在女儿和妻子之间，那是他胸膛挨打的时候；有时他把女儿抱起，把脊梁竖在妻子面前，挨揍的就是脊梁。

父亲三十岁才讨到母亲，把家从南京搬到这个小城来。

做的事是帮法庭写文件。

有时母亲和父亲吵架急了，会说：“给日本人当翻译不是汉奸是什么？”

<<一个女人的史诗>>

……”小菲从不去细想父亲做日本人的翻译这回事。

就算是汉奸也是个最慈眉善目，心眼最好的汉奸。

父亲去世时小菲十三岁，母亲是靠家底子过活的，但她在外面扎的架势一点不变，该坐黄包车坐黄包车，该上戏院子上戏院子，该供小菲上学照供。

女儿明白本来不厚的家底子是经不住这样掘的，母亲已经很了不起，在那些樟木箱里变魔术，一件衣服当出去，可以变出一大堆黄豆芽。

有次伍老板家来了个南京表弟，看母亲几次进出巷子，便托伍老板娘来说媒。

母亲只是笑，说哎哟，女儿都要说婆家了，我还费什么事！

还不羞死！

伍老板娘碰了钉子走了之后，小菲说：“妈你才三十来岁，又好看……”没等她话说完，母亲说：“你怕我赖到你和你女婿家去呀？”

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女婿养我老。

天下还有女儿嫁妈的？

你们那个洋学堂是个什么东西！

”母亲再从伍老板店门口过时，碰了钉子的老板娘一点不怀恨，跟邻居们都说，苏菲她妈是个顶硬气的女人，人家就寡妇门前无是非。

又和小菲说：“你长大自己没得吃也要给你妈吃。”

”小菲想小城的人就这么个品格，就知道吃。

她对母亲的人品也一腔敬重。

到她懂了男女之道之后突然大悟：母亲是沾了性冷淡的光，才那么六根清静。

小菲此刻觉得一点睡意也没有。

她下了床，走到门边，隔壁是母亲的卧室，小菲这间屋是个小偏房，是靠墙接出的半间矮屋，等于房东让给你的一点小赚头。

小菲感到母亲的雪花膏味从门缝飘出来了。

小菲哭了。

<<一个女人的史诗>>

编辑推荐

二零零九开年大戏《一个女人的史诗》小说原著。
要观看过山车般的生死初恋，请读严歌苓新作《寄居者》；想要掰开三十年幸福婚姻的壳子，触摸男女长久关系的核心，敬请打开这本婚姻史诗。

九段感情/四段姻缘/三种关系/只有爱得执著、才会爱得很笨/红色年代的荡气回肠/到头来是为了/婚姻里面/最美的平凡。

<<一个女人的史诗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